



原件短缺

關係之惡化，但吾人則以爲立愛沙波羅的海極弱小之國，只須遣使即可說服，而此時乃驟然以此大軍臨境，無論是否蘇德關係惡化，而當然有其主要之作用，則必係事實無疑，又塔斯發表公報，關於蘇羅糾紛事，其間有云：「蘇聯認爲恢復正義之故，必須及時與羅馬尼亞共同直接解決以比薩拉比亞交還蘇聯之問題，并此實與將布哥維納一部份讓與蘇聯之問題，發生有機聯繫不可分離，故今將布哥維納北部讓與蘇聯，庶幾可以賠償於萬一，就程度言涉不足道，尤屬理正言順之舉……」云云，此項條件，羅方已完全接受，蘇軍坦克車隊及摩托化步兵業已開入羅境新邊界，曾發生局部衝突，同時羅軍入匈境，被匈軍擊退，聞德意將支持匈牙利之要求，更據布達佩斯合衆電，德意已向羅保證，阻止蘇聯繼續侵入之說，又德德當局業已通知意方，謂在英國未被擊潰以前，多騰河問題，應慎重應付，以免與羅馬尼亞或蘇聯發生衝突，似此巴爾幹之風雲，雖日益險惡，但在英德戰事未解決以前，尙不至表面化也。

總之，德方現正集中全力對英，以資源缺乏，急求速戰，但速戰而不能速決，英方以資源豐富，急求持久，但持久而仍不能解決，平心而論，英方以人數不過數千萬之條頓民族，統治雜色民族達一萬萬以上，地面佔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英人常宣稱爲自由而戰，會不知其對印度坎拿達等國，尙亦知有自由否也？德方常宣稱爲生存空間而戰，故至要收回殖民地，世界殖民地重分割，亦曾否知弱小民族亦應有要求生存空間之權利否也？故以暴易暴，無是非可言，人類今日專重利慾，發揮獸性，而蔑棄公理公法，一切價約完全破壞，現在之殘殺及今後之遺毒，此時代中之政治家不應不負相當責任！

凡爾賽和約失乎國際聯盟由英法操縱，數十年來，英法至今日自食其報，若德意乘戰勝之權威，尤而效之，則人類循環報復，永無甯止之日，亦永無守信踐約之時，假不致於人類盡數毀滅不止？報載置身局外之美蘇兩大強國，對正在屠殺之歐亞兩洲，均有某種協商覓取和平，吾人則以爲無論採何種方式，總以恢復人類應守之信約，及保障信約之實施，爲最重要實施之條件，是則所聲香騰祝者，而賢明如美蘇兩大國之政治家，諒已籌之稔矣，何待曉曉。

國際局勢劇變中我國外交應有之立場

德國的內戰戰爭，直接掀起了歐洲形勢之劇烈的變化，間接的也影響着遠東大局。

在歐洲方面，其形勢之變化，實異常顯著。四個中立小國，即：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被佔領了，也可以說被消滅了。而被稱為六大強國之一的法蘭西，竟出人意料之外與德國締結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土耳其不得不宣佈仍守中立。本來站在河岸上觀望風勢的意大利，也趁勢宣佈了參加大戰。大不列顛帝國呢，成爲從未有過的孤立狀態，祇好不顧一切犧牲去與對德宣作戰。這樣，使整個的歐洲——不論南歐和西北歐，全被沒在戰爭火燄裏了。以全般形勢觀之，現刻德意兩國已經爭得了上風，大不列顛帝國的本土亦受着很大的威脅，隨時有被德意侵入的可能。將來鹿死誰手，雖不可預斷，但目下歐洲已整個改換面貌，却已成爲不可否認之事實。

在遠東方面，影響所及，直接刺激起了日寇之一腔火打劫的企圖。他除了加緊進攻中國而外，更想乘英法美

離東顧之時，向南太平洋上伸張其實力，妄圖實現田中奏摺中所規定的「先征服東亞，再征服世界」的迷夢。太平洋與日的勢力削弱了，美國也祇把他的目光注意着美洲和南歐。這一形勢，在貪得無厭的日帝國主義看來，實爲千載難逢之機！要實現擬議中的「東亞新秩序」，就須得堅決的向英法進行不妥協的鬭爭，掃除英法在遠東的勢力。所以緊接着英國駐天津，上海的駐軍撤退之後，天津存銀問題就緊張起來。在長期的津租界的封鎖中，日本軍人所加於英法美僑民的侮辱，是空前未聞的。敵人要這樣作的原由，不是爲了別樣，完全是要使英法放棄援華政策，一直到退出遠東，不這樣他就絕不會緩和對英法的壓迫。英國政府不願從實際環境中認識真理，今日安定遠東的力量，乃中國人民之堅強的抗戰。保衛着他們在遠東的利益，他們不積極來幫助我們打擊日寇，反而想以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來換得與日寇的妥協。英國政府完全漠視中國政府的抗議，且未得中國政府之同意，竟將存銀交與

日寇，訂立了屈辱的有失大不列顛帝國體面的協定。在英國當局看來，對日讓步，或可以得日人的憐惜，不致再侵犯他在遠東的權益。殊不知此種讓步，適足以刺激起日人之貪慾，而向英法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所以天津存銀問題解決不久，擷取荷屬東印度又在東京政府人士口中喧鬧出來，香港的形勢，亦緊接着敵人在寶山登陸之消息傳出而特別緊張。

德法停戰協定成立後，法蘭西殖民帝國幾乎有土崩瓦解之勢，英國亦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日帝國主義又緊抓着這個機會，壓迫越南和緬甸的英法當局冀圖截斷我由越南和緬甸到我內地之國際運輸線，強逼我屈服。此正如我外交部發言人之聲明：「就本問題之法律方面觀之，英國政府之立場亦無根據。日本對華從事侵略，不宜而戰。自不能享受國際公法所承認之交戰國權利，即第三國亦無担任通常中立義務之必要。縱令日本已取得完全交戰國之地位，其權利亦祇限於公海上或敵國領水內隨檢搜索中立國船舶，拿捕戰時違禁品，對敵國口岸作有效之封鎖，及其他為公認之戰時法所許可之行動。日本絕無權利可要求中立

國對於經由通常商務途徑，運往敵國之任何物品，停止其出口或通過，如任何中立國接受此項要求，該國即可認為已喪失其中立地位」云云。英法兩國在往日曾諄諄不惜違犯國際公法實人。今則竟視此補公法，如同具文，而作損人而不利己之蠢舉，其已失中立國之地位也甚明。曾如將委員長所指出的一樣：「其結果必致犧牲中國之友誼且必犧牲英國在遠東之地位」。「中華民族今日之抗戰，決非任何壓力能阻止」

事實勝於雄辯！英法妥協剛告完成，而支持英法協定的米內內閣已被軍部推倒，並高唱其加強德意日軸心之外交政策，好事者更主張放棄「不介入」政策，而實行捲入歐戰漩渦。弦外之音，英國有識者嘗亦非不知之也。從此我們可以斷定，日寇必更加緊與德意兩國聯繫，而向英法壓迫。英法今日在遠東之處境，乃英法執政者自促成之，人真之與也。雖然，英法喪失威望，其罪雖究有應得，然今日遠東首受其影響者則莫如我國。當此國際形勢急轉直下，而敵人又擬作新的冒險陰謀之時，吾人宜如何深自警惕，淬勵奮發，將逆轉中之局勢，使之好轉而爭得應有

之勝利乎？

顯然環繞着我們的國際局勢，已經起了顯著的變化，由於英法在遠東力量之削弱，美國也宣佈了要忠實於他的綢繆主義，遠東「慕尼黑」正在英法紳士們的算盤裏策動中。國際形勢，於我顯然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在敵人方面，更加緊了他的政治進攻，凡可能或者是想得到的一切分化我內部團結的陰謀都用完了，尚不以為滿足，更在軍事上面，作新的冒險和大量的後方轟炸，冀圖動搖我後方支持抗戰的民心，宜昌攻陷了，更企圖進出龍州，閩浙海岸的伺機襲擊等等。這些事實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展開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抗戰還有沒有前途？今後將依靠什麼來作戰？我們還能否獲得可靠的外援？這許多重要的問題。不能不為每個中國人所關心。欲求得正確的解答。可是，這種解答，在某種範圍內，必然是各種各樣的。

失敗主義者揚言說：國際形勢不利於我，一切外援都被切斷了，單靠自力更生必不能持久，何況中國已失去廣大的土地，人口和物資，如繼續抗戰必然會失敗，目下

中國除投降而外沒有其他路可走。

但支持抗戰的人們却不作這樣的結論。他們主張說：英法雖然與敵妥協，可是我們仍可以獲得其他可靠的外援，中國至今還蘊藏着不可征服的力量，只要我們善於去利用，仍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目下爭取勝利的條件依然存在，我們應繼續抗戰，如蔣委員長所說：中國抗戰決非任何壓力所能阻止。

這兩派人的主張，究竟何者是正確，何者是不正確。又何者該排斥，何者該接受，茲一述吾人之見解。

今之言外交者，輒曰「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此種空洞，普遍，不切實際之言論，易使人導入自驕自傲之域。實則國際局勢，一日千變，敵我力量，亦時有消漲似未可概括論之。唯有時時注視着局勢之發展，並探透其問題核心之所在，方能定出外交路線之應走向何方應用何策，始不致為他人所愚弄。由於過去我們對英法兩國之政治動向認識不夠，所以到了今天一遇着英法向倭屈膝的事情發生，才會生出惶惑之感。其實英法對弱小民族之政策，向來如此，無足怪異。吾人研究英法外交政策歷史，必然會承

認這一事實之可信。其如阿比西尼亞之被犧牲。西班牙戰爭時之干涉政策，以及捷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法蘭西之淪亡，何一非英國外交家之罪惡？英國紳士何獨厚於中國而非變其習慣不可？英國人站在英國統治者之立場，爲其自身之利益打算，作出若是之多次之不光榮事件，自用不着我們中國人來過事苛責。可是，中國人替中國自己打算，而將爭取民族生存的命運，整個的寄託在這樣一個慣於暫作犧牲別人的利益來取得敵人的歡心的國家的懷抱裏，吾人認爲此種外交政策實有重加研討之必要。今之親英法者，大有認爲今日中國之外援，除了英法而外，實無其他途徑可徇。且更由此一觀點，作出更加荒謬之推論，即認爲中國抗戰唯有在英法支持之下才有可繼續，不然便只有投降之一途。此種觀點之必然歸結到此一結論。實無疑義。所以，當此次英法公開向敵人讓步之消息傳出後，親英法者就表現出惶惶失措的口吻，實非染無「細菌」之疾病。在此，一定有人會疑心我們的主張，認爲是不應該加緊英法間的聯繫，把正當的聯繫和友誼的援助，都不應去接受。如果對我上述的主張作這樣的了

國際局勢劇變中我國外交應有之立場

解當然是不應該的。不過在我們看來英法對我們的友誼之必須維持，可能的援助之必須爭取，實無待贅言之事，而親英法者之可指責的地方亦不在此。其核心所在則在於親英法者將民族的抗戰重心，完全委之英法帝國主義之支持上，此點實難令人同意耳。英法要我們抗戰，我們就能抗戰，不要我們抗戰，我們就不能抗戰，這顯然與我們「自力更生」的外交立場無絲毫相同之處。

此外，中國之親英法者不特在過去對於英法抱着太過之期望，期望爲中國人大賣一番死力。未免言之失當。就是，當現刻英法在遠東表現其軟弱無能之際，親英法者對英法的責備亦是太過於苛刻的。緬甸停運事件公佈後，就有許多人以「違法背義」的論調指責英法，亦何莫非山依嶺之心理，轉而成爲憤怒之心理有以致之。責人莫如自責，古有名訓。但這明明是英法統治者爲着自身打算所做出來的不光榮的事件，不是他們不知道，實是他們沒有能力，不終用。以此相責，難道他們還會現出一些羞愧的顏色嗎？觀邱吉爾，白特勒等，下院的報告辭，你就會知道他們老在勝利的微笑中哩！

在國際局勢激變中，親英法派的外交觀點是如此。那末，回頭來看看中國親美派的理論家們又是如何？

親美派的理論家們說：英法德意四個強國正有事於西方，無暇東顧，那末，今日關係遠東大局，美國力量的重視，是應該超於一切。美國外交，在太平洋上常站在領導地位，美國是太平洋上的安定力量，要制日寇，祇有依靠美國。這便是親美派理論家的理論。我們對於這種理論也祇能承認一小部份是正確的，大部份還是不對。在今天美國之於太平洋上的作用，其力量的確不能忽視，他可以掣制敵人的行動。同時我們還可以在那裏爭取一些經濟上的援助。不過，我們把美國外交認為他在遠東是站在領導地位，或認為是太平洋局勢之安定力量，這正如親英法者對英法兩國之期望一樣，未免求之過奢。所以當羅斯福海德公園的演說，所謂新門羅主義，聲明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美洲人不加干涉的演說發表後，許多親美的理論家們就惶惶不知所歸，如教徒失去一切信仰一樣，這顯然由於認識不夠所致。須知美國人的外交，是以服從於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為前題的。當日本人的行動，危及了他的安全

的時候，自然有可能加強對我們的援助，可是，假如這樣會損害他的商業利益時，他仍可以做些出賣朋友的勾當來。何況：刻下美人的眼光正看着南美和歐洲，欲在歐洲戰爭中拾得一些餘唾自肥，新門羅主義原本應該作這樣的解釋：遠東局勢發展如何，在美國人看來雖覺甚為重要，但不一定就會採強烈的行動。他同日寇之間，不正是同一臭味的朋友嗎？三年來有關中日美三國間的關係的材料，實足以充分證明這一觀點之正確，美國人一方援助中國，一方又把軍火大批的賣與日寇，宣傳了很久的對倭禁運，一直到最近才稍有點眉目，後文與何，還須看今後的演變。這說明了美國仍不外是算盤外交，他肯不肯為中國人効勞實大成問題。今日日寇之在遠東不敢向南洋作冒險的嘗試，完全是由於中國三年的堅苦抗戰，消耗了日寇的實力，使他再難得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老實說太平洋上的安定力量是中國的堅強抗戰和世界和平國家的沒有捲入戰爭漩渦，這不特是在遠東，就在世界和平前途上亦有着重要的推動。而中國目前外交之何去何從，無待贅言也。

綜上所述以觀，由於世界形勢之劇變，遠東大局亦直

接受其影響，特別抗戰已在生死關頭的中國。如何應付這一劇變中局勢，特爲重要。英法美間之友誼援助，既不能說完全可靠，則今天中國將靠什麼去支持這長期戰爭？我們從那裏獲得外援？在這裏我只想提出兩個比較抽象的辦法。

(一)關於外交方面，我們必須一洗過去之殖民地式的依賴習氣，而建立「自主獨立」之外交政策，不必仰承任何帝國主義之鼻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的原則堅苦奮鬥。不要圖託空言，必須以堅強不拔之意志貫徹之，自然在很久以前，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但在事實上我們不存在着依賴的心理，不剷除這一心理，真正自主獨立的外交便建立不起來。英法力量在遠東削弱，此正是遠東「慕尼黑」不可能成立之真實原因，於我們不特無防礙而且只有好處。所謂逼迫投降，如捷克斯拉夫那樣在中國是不可能有的。其次我們應該強化中蘇兩國間的聯繫。蘇聯是一個未捲入歐洲戰爭一個強國，被對於弱小民族之解放，素以援助爲職志而不求其報答，此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觀點完全相反，爲了打擊共同敵人應使日寇在遠東到處放火，蘇聯想

無疑義的會援助我們，加強中蘇間的友誼於我們是絕對有益的。曾如剛從外國漫遊歸來的文學家林語堂氏在「回國試筆」一文上所說：「平日呼盧喝雉者滿座，雪中送炭者能有幾人？我們原則當然是雪中送炭，而且炭能送得不悖者，始認爲友中之友」云云。以文藝見稱於世的林語堂氏，俱然能在外交問題上道出這樣確切的話，真是難能可貴了！根據這一見解，林氏更提出他的具體的外交路向，他說：大勢所趨，英法將更自顧岌岌。將來太平洋上大勢，當爲蘇聯，美國，中國三雄對峙日本，在此利害相同殺傷制日之立場上，蘇美絕無衝突。聯蘇聯美非不可同時並行。又說：「聯蘇聯美，辦法不難多，而態度不可不積極，外交不可不邁進」真可謂一矢中的。在此當然說的是基本的立場，有了這個立場，我們不防再爭取英法間的援助，但必須屢從民族利益爲本體。

(二)在重新整頓自己的力量。中國抗戰三年，新的力量不斷在產生，已爲公認之事實。而在過去三年中，吾人曾組織並發動一切進步力量來與日寇相對峙這一工作上，曾獲有光輝的成績，亦爲不可否認之事實。然吾人之力

量由何而生？又如何而始能發揮力量，設離開全國人民之一致團結，吾人簡直不能想像會有如斯力量。當今日抗戰更加困難，因造成遠東慕尼黑黑陰謀到處活躍，日寇又在加緊政治軍事進攻之時，凡我國人應如何深自反省。淬勵奮發！反省何事？即吾人之力量在今日是否已經用盡？是

否應該重新組織新的力量作將來反攻的準備？吾人內部團結是否已經做到理想的境地？有錢的人出了他應出的錢沒有？出力的人是否還可以再增加一些氣力？凡此種種，均為組織新的力量之重要問題。此類問題一經解決，則吾人定能信戰勝日寇很有把握。國人乎！曷不奮起圖之！

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獨立問題

汪道章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主義下，有兩大基本原則：

其一為「北進政策」；其二為「南進政策」。此兩項原則，誠為世人所熟知。所謂「北進政策」的目標和途徑，第一階段，即在毀滅朝鮮，第二階段，為向中國侵略——據東北，佔華北，侵蒙古，窺華中，攫華南，進攻華西，使整個中國屈服；第三階段則攻海參威犯西北利亞，威脅蘇俄而統一大陸，故其「北進政策」亦即世人所深知之「大陸政策」。所謂「南進政策」的目標和步驟，第一階段在掠取琉球和台灣為其海上國防線并作為南進根據地；第二階段霸佔并建設太平洋之委任統治地為其對美之海上軍事根據地并乘機攫奪菲律賓與台灣成犄角之勢，掌握南洋門戶

以威脅英法的屬地；第三階段，則攻奪香港和新加坡，摧毀英國在太平洋的實力，攻暹羅，安南及東印度，以抹絕英法等國之商業根據地；第四階段，再進據緬甸和印度，將英，法，荷及其他各國一網打盡逐出遠東，因是「南進政策」亦即世人所熟諳之「海洋政策」。此兩項政策完成，白人退出亞洲，中國人其掌握，則日本可獨霸亞洲大陸與太平洋而實現其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亦即所謂「東亞新秩序」。截至目前，其「北進政策」業於併吞朝鮮時開始，現正進行其第二與第三階段之計劃，不過在其進行之過程中，已遭遇我國之英勇抵抗，其迷夢大有粉碎之勢。其「南進政策」則於掠取琉球台灣肇其端，各太平洋委任

統治地亦已秘密設防，現正擬利用歐戰機會運用其強力冀圖攻佔我華南與沿海島嶼甚或香港海防等地爲其「南進政策」第二階段開始之準備。前年日本掠攻海南島時，蔣委員長曾喻之爲「太平洋上之九一八」，誠屬一語破的。

日本之進擾華南以及攫取海南島等，在抗戰之我國立場觀之，其目的不過在欲封鎖中國之海岸線并切斷中國之西南國際交通線而藉以牽制華南兵力，然以日本整個侵略主義言之，實爲其「南進政策」第二階段之準備。蔣委員長之喻，不獨世人引爲至當，即日本軍人料亦默認無疑。

至日本「南進」之第二階段將以何者爲其目標，以其「政策」之內容觀之，其視線似已移至菲律賓。日本在太平洋之委任統治地，與美國在太平洋諸島錯綜複雜，且已秘密設防，足使美國視爲荆棘之途，故日本對太平洋委任各地已視爲囊中物，其注重焦點，自以菲律賓爲其必然之對象。

據本年春間中央社紐約哈瓦斯電：日外相有田曾向菲律賓民聲報訪員發表談話，聲明日本并無覬覦菲律賓羣島之意，又據中央社馬尼刺合衆電：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前於上星期六發表談話，說明日本對菲律賓無領土野心，但日本願與菲

島分享共同之繁榮與福利，日本與南洋各國之經濟加強，庶幾彼此均有裨益云云。此誠我國所謂「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不會偷」諸語之流，亦即所謂「欲蓋彌彰」。

日本覬覦菲島之心，已非一日，其「南進政策」之以菲律賓爲其主要目標之一者，不外三種基因，即：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就政治上說，日本欲完成其「亞洲門羅主義」建立「東亞新秩序」，必先推翻門戶開放政策并撕毀九國公約，爲達到此項目的必先將門戶開放政策最有力之支持者與夫九國公約最熱心之維護者的美國摒諸遠東之外，欲將美國逐出遠東，則必先使菲島脫離美國政治連繫不與美國合作而聽命於日本。在經濟方面，則因：一，日本本部面積與菲島面積差不多相等，而非島居民僅一千七八百萬，人口密度甚稀，頗足引起日本移民之意念，況日本本部耕地僅百分之二十，菲島有百分之六十，很適合於移民條件；二，菲島之熱帶出產品，適合於日本需要，且氣候溫暖，物產豐富，既可作爲日本工業原料地又可作爲日本工業成品排泄的尾閘；三，菲島礦產頗爲豐足，所產之金鐵足抵中國和日本的產量；四，日本移植菲島人數，

總計已逾五萬人左右，在菲島南部大佛（Davao）地方之投資尤大，約有一萬五千餘日僑，佔有該地半數之土地面積，全非之大產出產，在日本人手中者亦幾半數，在菲經濟力量，非常根深蒂固。

在軍事方面，則美國在菲律賓所建設之海軍港口爲日本最大之威脅，設太平洋一旦有事，美國與英國法國聯合，則安南、新加坡、菲律賓可立即成爲三道堅強的海空軍根據地。雖然英法目前有事歐洲，但美國之勢究不可侮，欲打倒白人勢力，須在美國準備未熟前攻擊之，前年英法在新加坡舉行之遠東軍事會議，以及去年美日商約宣告廢止時，并最近美國海空軍往來菲島，更足寒日本之胆。故日本對菲律賓，處心積慮，必欲得之而後快，且菲島距台灣僅在七百五十英里以內，以美國優勢空軍，襲擊日本之「南進根據地」——台灣，實輕而易舉之事。是以，日本認爲佔據菲律賓，不獨可以防止美國西來，且可保護其在太平洋之委任統治地，進而控制美國在遠東之「兩隻巨眼」——香港與新加坡，并可遙制安南，橫羅以及英屬印度，握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咽喉，而完成其「南進政策」。總之，

日本之覬覦菲律賓其在「一九一八」事變以前之垂涎我國之東三省毫無二致。其對東三省固志在必得，其侵略菲島之心，亦期在必成。

由以上三項基因以觀，日本對菲律賓之攫取，勢非達到目前不止。因之，其在軍事上之布置，亦殫精竭慮，對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其他二道國防線——檀香山和關島亦早已布置完密。關島、美國在太平洋之第二道防線（第一道防線爲菲律賓，第三道防線爲檀香山，此外又另將菲律賓二島與沙阿二島組爲一四角防線，見後），爲美國海軍由威基島（Wake）至馬尼刺之重要停泊處，日本即在與威島相距不足五百英里之馬塞耳（Marshall）羣島設立軍事根據地以爲控制。除此而外，又在其委任統治地加羅林（Caroline）羣島與馬留安（Mariana）羣島暗設要塞。此二處地方，不獨可以控制關島和菲律賓，而且可以控制檀香山，因檀島離美國本部有二千一百英里之遙，爲美國西部海岸及巴拿馬運河之重要防線，亦即美國在太平洋上之最後防線，控制此線，即可攻入美國本部防區以內。如美國集中力量保衛檀島，則對菲島勢必不能兼顧，如專力

保衛非島，則檀島與巴拿馬之力益必為削減。美國在太平洋防禦的弱點既然如此，日本對菲固亦欲實施侵略，但在現階段的形勢之下，日本亦未必敢於輕舉妄動，至於有田及日本外務省的聲助和談話，要不外兩點動機：一、亟欲以間接的會費方式，以冀打開美日僵局；二、欲以反間的策略，促使羅斯福下台。

自去年七月羅斯福排除國內一切障礙，與赫爾簽訂門等較然宣佈廢止美日商約，迄本年一月滿期又堅決不與日本續訂新約并於五月宣布禁運後，美國對日的態度日益顯明朝野已趨一致。日本處此外交極度逆轉之時，一方面故倡議日關係調整之說，如蘇日商約及蘇日劃界種種宣傳以奪其國人并以之眩惑外人，一方面乘此機會向非島作種種反面威脅恫態。一若其背後有所主使，以之恐嚇美國，使美方對廢約後禁運辦法的實施有所顧忌，甚或與之更訂新約，至少亦使美國對遠東事件不敢過於有所措辭。且目前美國國內正在大選，朝野各黨均在競爭，互相發表主張，賢明幹練之羅斯福能否可以連任，乃為美國國內問題，非外人所可置論。惟美國政治，非常民主，孤立派首領波拉

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獨立問。

雖已逝世，孤立派雖經羅氏之努力而漸覺悟，然美國未嘗無對孤獨立主義固執或見者，亦有一部人士迷戀過去美日貿易之殘影，或對美日訂商務條約者，美國對日實施禁運可以促使日本對菲律賓侵略更趨積極者，甚或以為菲律賓必乘此時機要求獨立，俾脫離美國政治上與經濟上之連繫而與日本反作經濟上合謀取美國在遠東之地位而自代者。因之，有田之聲明和日本外務省之談話應時而出，故意地用上一些會對中國發表過的詞句如「與非島在地理上唇齒相依」，「日本對非并無領土野心」，以及「願與非島分享共同之繁榮與福利」等語，使世人疑非島已入於一九一八前夕之中國形勢，消亂美非人民的聽聞。幻畫地以為日本將以對付中國之故技以對非島。究其聲明和談話之中心目的，並非在使美國一部分人，察日本對菲律賓略地為由於美國對日廢約及禁運而菲，將這「機遇寫在現政府的頭上，對羅氏失去信仰，使其不能連任。在歐洲與遠東的現狀局勢下，美國確需要一卓識超邁之領袖如羅斯福者，故羅氏之連任雖無法律抵觸，然其呼聲并未因之減低。羅氏對遠東認識尤為清晰，其應付之才幹和勇氣，在

目前美國尚無一人可及，故日本亟欲羅氏去任，庶可少一勁敵，進一步甚可打開美日僵局。其實，依照美國法律和習慣，大總統不能連任二次以上，即如老羅斯福亦歸失敗，羅氏本人是否可以被選，民主黨是否願以羅氏去冒險打破此憲法習慣，美國選民是否再度選舉羅氏尙是問題。日本之舉，無非表示其對羅氏之畏懼，深恐其膺選，故以種種方法作爲預防羅氏上台之計，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綜上以觀，日人對菲覬覦之心固存，如謂其即將對菲發動則亦未必，有田聲明，無非是故弄玄虛，予美菲人民心理上以錯覺和幻覺。

菲律賓自一八九八年由美國統治，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通過菲律賓獨立法案，該法案規定菲律賓至一九四六年可以獲得完全獨立。一九三八年一月，羅斯福特宣布將美國對菲律賓之商關係延長至一九六〇年。同年三月十五日，前美國駐菲專員馬克納特 (Paul u. McNutt) 在白金謁晤羅斯福及國務卿赫爾後，且發表談話，主張菲島永久由美國統治，菲總統奎松亦提出菲律賓應爲美國自治領之主張。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日外相有田聲明和日本外務省

發表談話之後，馬尼刺日報刊載美國現任駐菲專員賽爾之談話，謂彼個人認爲菲律賓仍將於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經該報記者詢以菲人（抑係美人，報紙印刷不明）是否可以因日本侵略之心而改變其態度後賽氏乃以將來之事難以預測爲言，苟非國際局勢至一九四六年即有重大之變更，則菲島獨立不致變更云云。賽氏之言，與馬克納特及奎松二氏之意似有出入，但其談話是個人意見抑係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或非島人民之意，殊不知其底細，據該項報道所云，似係賽氏個人之意。今姑不談該氏等意見如何，在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實不能與美國脫離而獨立，美國亦不能輕易放棄菲島。

據總機 (D. H. Poper)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外交政策報告書 (Foreign Policy Reports) 中「建設一個菲律賓共和國」(Creating A Philippine Commonwealth) 文內所述，美國已允菲律賓於一九四六年以前協助菲人抵制日本在菲島之政治侵略，俾使菲島於一九四六年即可脫離美國獨立而成爲菲律賓共和國。此種舉動，實由於美國之一貫的自由平等思想之主張，世人當爲之欽

崇，但是，如以目下之遠東局勢及美日關係而論，菲律賓

在其奎松總統以及美國前駐菲專員馬克納特等領導之下，

除軍事外，雖其政治經濟各方面容已蒸蒸日上，構成獨立

國家之種種條件，但日本對菲之野心并未嘗稍戢，且相反

地日益加強，故日本之「南進政策」，「東亞新秩序」，

「亞洲門羅主義」以及日本之軍人政治一日不消滅，則美

菲間之關係即一日不能脫離。美菲之關係特密，在各方面

實為一元體，日本如欲破壞美國之門戶開放政策，必在政

治上對菲實施侵略，使菲人脫離美國之連繫而投向日人之

壁壘，則其迫使美國退出遠東，必易如反掌。美國若在日本

本未取消其「南進政策」拋棄其野心以前，即許菲律賓獨

立成為一單一國家，即不殊適中日本之計。且日本所謂之

「東亞新秩序」即「亞洲門羅主義」之實施，其條件在使

亞洲各國悉俯首聽命於彼統治之下，除日本以外，亞洲以

外各國皆不能干涉亞洲以內之事。菲律賓如離美國而獨

立，縱在實際上美菲間互相默契，承認兩國之關係如舊，

然在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下與其多年對菲政治侵略成

果下之策動，美國對菲之關係，終必被其排除，屆時，美

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獨立國。

國自身固已退出遠東，即多年相屬之菲島亦不能過問，反

之，菲島甚或成爲抵抗美國之前哨。故以美菲之關係及其

立場言之，與其菲島在獨立後輪受日本之侵略與控制，何

若在日本軍人政治未消滅前仍然維持美菲之關係，俾菲島

能在美國掩護之下從容建設，圖謀發展，於美於菲，兩有

裨益。

再從經濟方面觀察，美菲之貿易關係至密，菲島不獨

爲美國市場且爲美國原料供給地，試閱一九三〇年至三三

年菲島對美之進出口統計，即見一斑。

年 份	由 美 輸 進	向 美 輸 出
一九三〇	六六、一八三、〇二八元	一〇五、三三三、〇六一元
一九三一	六六、一三九、六八三元	八三、四三三、三九七元
一九三二	五三、二九八、〇八〇元	六三、六四八、〇〇〇元
一九三三	四四、七六一、八三三元	五三、〇七、七九六元
一九三四	四四、二八、三六元	六七、八二、〇八九元
一九三五	五三、五五、三三元	六六、八七、五三三元

上列數字，說明美國需要菲島之原料供給，較菲島需

要美國之工業成品尤鉅。美國爲工業國家，其在遠東之市

場，固已有相當之地位，惟原料供給較市場尤不可缺，况菲島之礦產，與熱帶出產早為日本所垂涎，其對菲島之經營，并亦煞費苦心。美國若使菲島獨立，則日人勢必乘機籠絡菲人，而獨佔其經濟利益，美國在遠東不獨失去一重要市場，且將失去一重要原料供給地。蓋辛石井協定之例不遠，美人嘗不致健忘（此點美報亦有論列，見後）。再就菲島對外貿易而言，對美貿易超過其總額之半，如一九二八年菲島對外貿易總額為二八九、七一二、〇〇〇元，對美國貿易為一九九、四四四、〇〇〇元，佔總額之半數。日本侵菲成功，必對菲島施行諸種限制，由彼獨佔，則菲島對外貿易，尤其對美貿易，必一落千丈。且日本亦為工業國家，需要原料亦鉅，必運用經濟侵略方法，排除美菲經濟關係，使菲島成為日本工業之附庸，日本之工業成品，亦必向菲傾銷，與美貨競爭，使美國市場沒落。由此以觀，菲島之經濟匪獨不結因政治獨立而繁榮，且因日本之經濟侵略而陷於不景氣之境地。美國之市場亦不獨不能因菲島之獨立而進展，且因菲島之獨立而沒落。故菲島脫離美國連繫，在經濟上兩無所益。

在軍事上觀之，菲律賓距上海一、三三八英里，距橫濱一、五〇四英里，馬尼刺距廣州和台灣僅在七百五十英里以內。日本若充分控制中國南部廣州，再加上海南島和台灣為海空軍根據地，則菲律賓完全在日本的海空軍控制之下，以建軍尚未完成之菲律賓是否足以迎拒彼處心積慮之日本誠屬疑問。菲律賓如需防禦日本海空軍之襲擊，抵抗日人之侵略，除須積極建設陸軍外，非與美國海軍，其與空軍連絡不可。再從美國本國國防立場觀之，菲律賓在其國防上實具有極大之價值。美國為保衛其西部海岸線絕對安全起見，必須在敵人尚未攻進美國海岸防區之先，予敵人以充分打擊，使敵人無從攻入本部的防區。為達到此項目的，美國已將菲律賓、檀香山、沙毛亞（SAMOA）以及阿留心（ALASKA）羣島組成一個四角防線，四者之中，以菲島最為重要，蓋菲島為四角防線中之首衝且擔負外衛之任務。美國為保衛本部防區，在外部打擊敵人，在太平洋上維持自己的力量，對菲律賓實在不能放棄，如若放棄，即不啻由太平洋上撤退。但一班國際軍事觀察家，仍有以此點為慮者，即美國如集中力量保衛菲島，則檀香

山的力量削弱而有被攻擊的危險，反之，菲島亦感受相似之威脅，在美國方面有顧此失彼之虞。但此點已成爲過去之討論問題，蓋美國在宣佈美菲通商關係延長到一九六〇年的時候，即接着通過龐大的建軍的預算以及在太平洋上增設海軍的計劃（即文生氏法案），至美日商約宣告廢止以後本年一月間文生氏又有第二次海軍建設法案之提出。

本年三月十四日，美國國會衆議院已將政府所提海軍經費案，全數計九六六、七七二、八七八元予以通過。此項經費，即文生氏海軍法案之實施，海軍部長愛迪生且謂海軍部將不願國會是否另行籌款，擬逕行開發距離日本橫濱祇一千五百英里之關島，并擬本年在威基島設防，其他各海軍根據地包括太平洋中之卡尼亞灣及珍珠港、中途島、強生島、巴爾迪拉島阿拉斯加之科提克及西卡特等，亦將次第設防。如以上各島灣增設防禦，則足以對付日本各委任統治地并防止日本艦隊攻入美國本部防區，其中尤以關島爲最，據美國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斯云：「苟吾人在關島設防，則美國在大西洋及太平洋均無庸恐懼任何方面之攻擊矣，美國在關島設置空軍根據地後，可監視日本海軍

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獨立問題。

之行動，吾人須知日人之慣技爲不宜而戰，吾人必須預防日方之突然冷變，在遠東方面，吾人必須採取堅決行動，然後始能博得日人之尊重。關島設防後，不但能如麥氏之言，監視日本海軍之行動，且足以控制其早已秘密設防之加羅林與馬紹安二島。上案通過後同日衆議院海軍委員會會復一致通過六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海軍艦隊擴充計劃，已由總統核准。一項計劃，亦即文生氏本年一月提出之第二次兩年海軍建設計劃，經日本海相吉田研究，認爲美國艦隊於一九四二年完成後，即可在威基島添裝燃料，駛至日本海內。日本作戰至一星期之久，現日本海省正謀應付方法。此美國在太平洋上已力足控制日本。菲島方面，亦已在美國陸軍少將馬克阿達（MCARPHENR）協助下，開始建軍，每年徵兵兩萬，預計可至五十萬人。但此部分軍隊，只能保衛菲島本部，其他海空軍方面，仍須賴於美國之援助，文生氏法案通過，美國之力量保護上述四角防線當無問題。所謂顧此失彼之虞，無由存在，如此則美國仍須放棄菲島而使其單獨作戰，受人攻擊。現美國據有菲島，南可以掌握南洋之樞紐，北可以控制台灣，

琉球及日本，在美國國防上實具有軍略上之價值。

美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諸方面既與菲律賓有不可分離之理由，其對菲島自不甘心輕於放棄，故「巴納」號事件發生時，羅斯福總統即訓令前駐菲專員馬克納特對日本在菲一切活動嚴加查究，并宣布美菲通商關係延長至一九六〇年，馬克氏且主張菲律賓永久由美統治，即素來主張菲律賓完全獨立之奎松氏亦發表菲律賓應改為美國管轄之自治領的主張。其中原因，當不外上述理由及現時環境使然。至有田聲明和日外務省談話，無非是故弄玄虛，業如上述。查有田在廣田內閣時，曾力促成三國防共協定，第二次任近衛內閣外相時，即與近衛合唱「東亞新秩序」并將英美法對「東亞新秩序」之抗議一概抹殺，此次登台，更足反映日本未能忘情於過去協定，與英美法等國對立，更未忘懷於所謂「東亞新秩序」。在近衛時代，有田猶企緩和美國空氣，尚不敢向美國放肆，僅向英國恫嚇，「消滅遠東英帝國之象徵」并要英國「退出阿拉伯海以西，放棄新加坡，予印度以獨立，俾亞洲有永久之和平」。若美國與英國易地而處，其對美國亦必要其「退出太平洋以西，

放棄太平洋各島，予菲律賓以獨立，俾亞洲有永久之和平」。但有田當時不出此者，意欲和緩美國空氣藉以拉攏美國；及後野村上台，冀以私人感情調劑美日關係不成，有田重行入閣，欲以施諸英國者以對美，又以美日商約入於無約狀態，羅斯福赫爾等又非當時之張伯倫，且禁運業已實施，美日關係已至緊張階段，如以恫嚇威脅直接加諸美國，恐致弄巧反拙釀成更嚴重之狀態，是故又想出一個間接方法在目前故意對菲律賓問題發表些疑神疑鬼的聲明和談話，使一部份神經過敏之美國人士疑惑日本又將對菲有如何行動而已。在其聲明之後果然在美菲兩方立刻發生反映，各報且加以評論。例如，美國紐約前鋒論壇報云：「俟一九四六年菲島實行獨立之後，日本軍人倘以為該島乃日本生命線之一，并認爲菲律賓人對於日本出以不合作態度，須當以之實際行動對付之，則日本政府能否示以一九四〇年度所提供之諾言（指有田之聲明，見前）而加以遏止，此則日本各鄰邦緣於一九三一年以還種種事故，所未能懷有多大希望者也。有田外相曾在七項談話中，用地靈上層齒相依字樣，猶憶往年日本石井子爵即以此項理由為根據

而要求美國，故蓋辛承認日本在東三省保有特殊利益，厥後日本軍部即將此項利益改爲獨佔的，以此例彼，實足令人不寒而慄。馬尼刺先驅報云：日方所謂「共同之繁榮」，「日本可利用其天然資源」云云，并非漫不經心之語，日方此種聲明，與中日戰爭爆發前對華方所發者，絕無二致，其措詞之率直，豈非足以使人慄慄危懼乎。日本不顧國際信義，固如該報等所論，但此次有田之聲明，不過爲其外交末技，並非目前對菲有何實際行動，若待至一九四六年，東亞形勢變化，美菲力量充實，日本更不敢採取若何行動，故其聲明和日外務省之談話，實含有其他作用，固不必鄭重視之且亦無須驚懼。日本對菲雖有極大野心且視爲「南進政策」主要目標之一，然不致在中日戰爭未結束前，貿然發動，日本軍人中縱有主張「南進」與「北進」同時雙管齊下者，但以目下彼國之財力衡之，諒亦不敢出此下策。且美國之海空軍力即在現時亦不在日人之下，即令日本幕後有若何策動亦不過係一種試探，以覘美國之意向及菲人之態度。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日本方面費用之主要來源賴於出口稅收，而非島適爲其唯一之重要出口

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獨立問題。

市場，以財政如此恐慌之日本，決不致輕啟事端而犧牲此方面之稅源。且日本對菲既有政治野心，此時正爲獻媚於菲人之機會，如目前即對菲實行武力侵略，大錯鑄成，則將永無挽回之日（請參閱本年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重慶大公報拙著美國遠東外交政策及美日商約之前瞻）。倘日本果真不惜對菲挑釁，則美國海軍可立即以一部艦隊扼守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或直接由菲島向台灣進攻，一部由關島直驅日本海，則日本與歐洲及拉丁亞美利加之「關係運輸交通將立受隔絕；日本在大陸方面交通運輸，雖不致斷絕，然海上交通所受影響殊大。

綜上以觀，日本覬覦菲島之心固有，在目前之機會雖佳，其如泥足深陷中國何，故日本決不致在此時發動，所以歷來之有田聲明及日外務省談話殊無重視之價值。美國尤難在此時期不爲日方所惑，當機立斷，加緊對日禁運，除軍事原料外，并禁運普通原料，一面建設太平洋國防，作側面威脅，以促成中日戰事之早日結束。「東亞新秩序」若因日本軍人政治之崩潰而消滅，則九國公約之精神必依然存在，菲律賓於一九四六年獨立，當然毫無問題。不然

因循顧慮，養虎貽患，不獨東亞和平難以實現，菲島獨立有所掣肘，即美國自身在遠東之權益亦必被逐於「東亞新秩序」之外。雖然，日本目下對菲縱不致發動，但菲島仍爲其「南進政策」主要目標之一，其進兵華南佔據廣州爲其必經之途徑，在現狀下，更急欲結束中日戰爭，以便開始對付太平洋，是故日本之攻華南擄鄂北仍所以預備進攻菲島。唯其如此，中國南部之被侵略，即菲島外圍之被侵，亦即美國前線之被侵。蓋吾人如以菲島爲美國外圍之第一道防線，則華南及廣州亦即菲島之第一道防線，故中國對日抗戰，即不啻爲美國作戰，此語曾憶美國某名流亦

曾言之，誠屬不虛。英人常謂英國之國防線在法國之萊茵，此語如具有真實之價值，則美國之國防線在中國之南部亦不爲誇。日本「南進」之目標尚多，菲律賓特爲其主要之一，若非島由日本垂手而得，則日本之「南進政策」已完成過半，其「亞洲門羅主義」與其所謂「東亞新秩序」亦將完成過半。現階段美日關係下菲律賓與日本問題之樞紐，仍操於美國之手。美國不致將自己的口唇讓日本割去而甘心使自己牙齒受寒，亦不致將自己遠東政策及九國公約拋棄讓日本實施其「亞洲門羅主義」并建立其所謂「東亞新秩序」。

青海之突飛猛進

C. Y. W. Meng 著
山逸 譯

青海僻處西陲，文化落後，兩年前始屬中國內省，而其迅速之發展已成後方之一重要省份，前經濟部工業負責人吳某曾於去年元旦國民公報增刊著文謂：「在中國西部

……若新疆被視爲西南國際路線之最重要部份，青海亦必認爲同樣重要，」伊更指出青海爲世界大森林之一，除加拿大外，無可與之比肩者。

建設永久國防工業中心，青海是最適當的地方，」并述其在對日抗戰之先，曾往河北，察喀爾，山西、瀋陽、甯夏、陝西、甘肅及青海等省考查，「而以青海之印像爲最深

現代化之途邁進，該省施行六大計劃，即：保甲制度，軍事訓練，修築公路，植林，禁煙及民衆教育。

「云，「青海位於中國西部之中央……國防工業必置於此

馬主席於青海十七縣中已完成保甲組織者十一縣，共

一千二百六十二保，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九甲，其餘六縣，多係西藏與蒙古人民居住。在蒙古人方面，可用「盟」與「旗」組織之，而漢人則可以「千家」與「百家」組織之。

保甲制度之組織，乃最近受訓畢業之優良公民任充之，此項公民訓練分四級，第一級為自十八歲至三十歲者，第二級為自三十一歲至四十歲者，第三級為自四十一歲至五十歲者，第四級，則收納不合乎上述三級者。

共長二千二百九十八公里之現代公路，業已完成，尙有二千公里在修築中，十二洞負重五噸之木橋，全長四百五十公尺，業經築成。籍以連接河岸兩旁之已成公路。

造林運動，始於民國二十六年，馬主席命令兵士栽植幼樹六十萬株，自去年之龐大植樹計劃到現在，沿湟河流域及青海東部，士農工商，家植戶培，已達一百四十五萬七千株。

青海禁種煙苗，實行於中日戰爭之前，非若其餘西北各省，或禁而不嚴，或名而不實，整個西北現始禁種罌花，而青海則更進一步，禁止售賣運輸與吸用鴉片，現在全

省已盡脫黑籍而登彼岸矣。

青海自有其特別之民衆教育計劃，黑板與紙箱遍置於十字路口與熱鬧街衢。該地教師每日來此教導小孩與成人發音，釋義，書寫與撥句數小時。

至於農業，大多集中於湟河流域之東岸，柴達木盆地之富饒水量與比較溫暖之氣候，亦著名農業區也，青海南部，果實最有名，大麥乃該省之主要產品，藏人之經常食品「糌粑」即係此種大麥做成。小麥、裸麥、豌豆，大豆之質量，亦俱優良，青海農業之發展，恃其川通全省之灌溉溝渠，西甯互助兩縣有灌溉溝渠一百三十六條，灌溉面積四萬八千英畝，樂都與民和兩縣有六十八條，灌溉面積二萬英畝，大通有四條，灌溉一萬英畝，貴德有六條，灌溉六千英畝，湟源有十四條，共有六條。

青海每年產青稞（麥之一種，產於西藏高原，）二十五萬八千石（百斤），大麥十二萬石，小麥十一萬二千石，裸麥十萬零七千石，馬鈴薯十八萬四千石，芝麻十萬零七千石，大豆十六萬七千石，蕎麥十一萬二千石。

據民國二十六年青海建設廳之報告，該省年產羊毛六

百萬斤，駝毛六萬五千斤，豬鬃二千五百斤，海狸皮五百張，獺皮三百張，狐皮六千張，豹皮三百張，羔皮十五萬張，羊皮五萬張，羊腿皮一萬斤，狼狗皮五百張，驢與馬一萬六千頭，牛一萬五千頭，綿羊二十八萬頭，豬一萬二千頭，羚羊角六百斤，麝香二百八十盎司 (Ounces)。

飼養綿羊之發達，成爲青海之主要畜牧事業，中國之羊毛出口，約二分之一來自青海，青海羊毛總產額一千九百萬斤中，有二百二十萬斤出自東部之湟源，一百萬斤出自青海湖北岸之大通，南部之玉樹產一百五十萬斤，德魯附近之盧色產一百五十萬斤，南部之貴德產一百萬斤，青海與甘肅交界之循化產一百五十萬斤，其餘則散產於西部之柴達木盆地及藏人居住之地。

內政部衛生署所屬之西北獸疫預防局已在此設立獸醫局三所，青海當局亦已在西甯辦有獸醫特訓班。

青海礦源包括金、銅、鐵、錫、鋅、硼酸、煤及鹽等。

青海對其鄰國與鄰省之貿易，均甚興旺，大部份商業都操於漢回藏富商之手，出口貿易以羊毛、獸皮、皮衣、

乾杏、乾棗、羚羊角、犛牛尾、大黃、薰香爲大宗，他如金、銀、鋅、銻、硫和鹽之出口，亦甚可觀，進口有茶、米、糖、香料（如胡椒、肉桂、薑、丁香、肉荳蔻等）烟草、穀類、帳篷、熟皮、馬鞍、軍火、珊瑚、錦緞及其他裝飾品，據估計，青海每年購買製成品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元，出售土產僅七百三十萬元，入超五百四十五萬元，概係以該省所產黃金付之。

據民國廿七年之估計，青海人口總數爲一·一九六·〇五四人，此數之中，漢人佔三九〇·二七九，回人佔一八·八二二，藏人佔一八一·四七六，蒙人佔一·一三·八八五，其餘爲滿人，土著，加熱克及其他小民族。

青海漢人集中於黃河支流之湟河流域，該地原係甘肅省之西甯部份，人民大多數務農，經商及作政府官員，此處之漢人多係來自安徽省者。

青海回族與其餘西北諸省之回人，初無二致，均係來自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及蒙古，但見短髭，蓬髮，身高肩闊，行動敏捷及戴黑色或白色之六合帽者，即可知其爲回人也。

蒙古人大多居於青海北部，僅一小部份居於甘肅與青海之邊境上，青海滿人係宋朝滿州衛隊定居於此者之後人，現已盡喪其民族特性，全部同化於漢人矣。

至於土著，現仍係未開化民族，居於該省之東北部，其族係有十三，於其婦女所戴之帽飾上，極易認出其爲何族係者，其語言爲西藏與土耳其之混合語，間雜以蒙古語，現尙未發展成文字。

以人口數而論，除漢人外，藏人居第二位，藏人勇猛直爽，畜牧成羣，（包括綿羊，犏牛，馬等）逐水草而居，遊獵自在，毫無所慮，更無所畏。

爲使各民族文化水準提高，躋東南諸省及增進各民族間之融恰起見，中央政府已特別注意於青海之普通與特殊教育，在青海設有師範學校一所與小學十五所，以便藏彝年入學，計有學生一千人，有中學一所與小學九十六所，專供回籍子弟讀書，計有學生五千七百九十六人。

青海省政府設有中學四所，師範學校二所，職業學校一所，計共有學生九百名，此外尙有小學六百五十所，有學生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三名，各族子弟，均可入學。

西甯中政校分校有學生三百餘人，英國庚子賠款董事會在西甯設有中學一所，亦有學生三百餘人。

指導該省蒙藏教育者爲青海蒙藏協會，該會亦由馬步芳主持，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辦有小學十五所，納蒙藏兩族之子弟入校，馬氏復於民國二十三年成立蒙藏學堂於西甯，專門教育蒙人王旗子弟及藏人之「千家」與「百家」領袖，畢業後各返原地協助或承繼其父辦理各該民族之事務，此舉對於青海各民族之融恰大有幫助，顯無疑義。

如前所述，對於一般民衆，青海有四所中學，二所師範學校（其一爲女子師範）及一所職業學校，職業學校之課程有紡，織，製革，農事，造林與畜牧，以上各校，每年經費共十萬元，六百五十所小學中，只有五百九十九所設有初級部，各省立學校教育經費共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九元。

此外，該省尙有民衆學校十四所，以收容成年人及入普通學校年齡不合格者，流動教育團備有無線電收音機及電影機，亦足跡遍全省，使不出遠門者，亦有受教育之機

會，換言之，提高人民文化水準及普遍羣衆教育之方法，無所不用其極，以使青海各民族銘爲一家，當局之開化政策已博得各民族之支持與擁護，且此種政策即說明僻處西陲之青海今日之突飛猛進也。

(完)

考察海南島黎苗民族日記(續)

王興瑞

晚上和一位藥材店主兼醫生的漢人談話，他來居保停已十餘年。據說，在黎境做醫生，真是一件虧本的事。他們有病時，大部分宰牛殺豬求神禱鬼，有極少數相信醫藥的，前來求醫，要你跟他回到家裏去看病，每次要跑十餘里至數十里不等，看完病，他不但備酒飯招待你，不給你一點酬勞，而且反要向你賒藥，說一切賬目到來春收獲時清償。你既是醫生，怎能不爲人看病？你是做生意的，有生意爲什麼不想做？不答應又怎樣？倒霉的只有自己知道。

四月二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由梅以仁君領導往打便村道士家取靈書，適彼出外，目的未達。村人梁才卿招待到其家休息，並爲殺雞備午餐。梁君爲王昭夷君妹丈，家頗富有，屋中設備多染漢化。我們用午餐時，其妻及妹均出作陪。兩女士待

人接物的態度都很自然活潑，比之一般摩登女郎也不少讓。記者常常覺得，黎人婦女沒有受過宗法封建社會禮教的束縛，她們保持着許多優美的德性，假如有良好的教育把她們這種種優點發揮起來，她們是不難成爲最進步的最理想的新女性的。

四月三日(星期六)

晨七時，何君由保停步行出開口，轉達蓬船到陵水。記者則到蕃道村看黎人「做天佛」，這也是祈禱平安的一種宗教行爲，儀式簡單，和小規模的「跳娘」差不多。復在村中搜得歌謠不少，滿意而歸。

下午三時和梅君及縣府某君同遊紅兄村，途遇黎人掃墓多起，儀式與漢俗相同。據梅君云，黎人原無此俗，近二三年來始做法漢人的。抵紅兄，村人見我們攜留聲機來，熱烈歡迎，我們出錢請某黎人爲買雞預備晚餐，並特派

人到保停買酒。七時用餐，有黎人男女多名同席，唱歌侑酒甚歡。離席後，復到女郎們的幽會屋中密談，梅君等不知何時已找到了「放芋」的對象，談話也取同樣行動，記者考慮再三，覺得這個勾當殊不好玩，促其速歸。他們和黎女分手時，尚有戀戀不捨之態。

四月四日（星期日）

王勳君約定同縣府同人到他家吃午飯，好一席豐富的佳餚！其中有幾味「山珍」，在外面是不易吃到的。

下午有南洋華僑瓊崖實業考察團由陵水到保停，團員葉見元，劉寶洙，吳一葦，劉畏三，劉忠恬等五人，多聞藉，皆商於南洋詩誼璋。據他們自稱，擬邀南洋僑胞，投資瓊崖，發振實業，故特親來考察氣候土質及種種情形，以資準備云。

四月五日（星期一）

實業考察團一早便離保停出藤橋，記者知他們行前曾與王昭夷君商談，因特走訪王君，探詢他對華僑投資開發黎境的意見，承他出前此他和第九區行政專員黃強往來磋商的電信相示，使記者對此事得到進一步的明瞭。

正午聞梅君遊打子差村，村人聞我們到，紛紛來討烟絲索針線，應接不暇，見我們沒有帶留聲機來，又感失望。記者前此來會到過此村，但附近黎人却早已知道保停來了一位新客人，故一見如故，毫無驚疑之態，該村的黎人都是姓左的，全村約二十餘家，要算是黎境中一個大村了。

晚上復到紅兄村聚餐，計同去的有梅、楊、莫等三君

，後來又加入了黎人青年王昭春等數人，連同該村幾位女郎，一共十餘人圍着一張檯子，擁擠不堪。席上除記者外，無論男女個個都是豪於飲的，所以飲得特別高興，歌聲不斷。夜將半，酒告罄，屋主復遣人騎馬到保停去買，準備作竟夜之飲。記者和楊、莫等恐為酒所困，謀先潛遁。託詞出門，舉足狂奔，天色昏黑，道路也看不清楚。方轉過屋角，忽聞得得之聲迎面而來，忽閃避，待其過後才開

手電筒照看，原來是從保停買酒回來的，想起不為馬踐傷，真算僥倖，然黎女三人已經蹣跚，復把我們擁返屋中，說我們不告而走，罰飲一大碗，我們推說不會飲，她們便上來抱着強灌，全身淋濕，個個如落湯鷄。我們知道她們

已被酒迷，無論如何今夜是不會放我們行的，乃謀做第二次潛逃。記者和梅君先走出，暗中摸索，暫避於路旁以候楊、莫二君，未久果見楊君亦繼到，惟莫君則不見蹤跡，疑其必被圍困，正商議間，而黎女忽又已掩到，我們再次做了俘虜，被她們逼飲愈甚。我們自忖已無脫身之法，乃向她們哀求，說明天一早大家都有事，實在未能再飲，乞她們放行。見無效，乃或裝疲極欲睡，或裝醉極欲嘔，個個昏昏迷迷，以謀消極抵制。她們果信以為真，便罷飲勸我們用飯，飯後，細察她們仍無放行意，乃決意做最後一次的冒險嘗試。楊先逃，她們追出不及，乃把我們嚴密的監視着。後來記者和莫君復設計潛出屋外，黎女出來攔阻，然我們認定時機不可失，極力掙脫，拚命向前奔，路上一切危險，都非所顧。跑到半路，始和楊相遇，心才稍定。大家避入路旁山林中，一面透氣，一面探梅君消息，只見一道手筒電發出的光線迎面照來，愈來愈逼近，以為又是追兵，屏息以觀，待其過而細視之，原來乃是梅君，不禁大喜，叫他連同跑回保障。抵寓已深夜二時，如慶生還。迨驚魂漸定，慢慢回味起來，則又如做了一場大夢。

四月六日（星期二）

今天終日微雨，未能出門。而紅兒村一位昨夜曾陪我們飲酒的女郎，正午却冒着雨出來，相見時，她故作種種嬌態，向余調情，並且低聲說：「你給我們的烟絲內雜入了什麼藥？為何教人吸了後心情總是無一刻安甯，時時刻刻都想着你？」記者聽後，為之肉麻良久。她又請給她十幾枚銅板去買紅綫，記者照給。惟不知她究竟是藉詞行騙。還是真的多情？但臨別她還再三叮囑晚上一定要來，想起昨晚的情景，也就夠使我們胆寒了。

四月七日（星期三）

今天深停有一樁婚事舉行，新娘是進杜村黎女，新郎却是陵水漢人，現商於保俸。記者上午便隨迎親人伙到女家去，至下午才隨新娘過來，觀察頗為詳盡。結婚儀式完全摹倣漢人，如媒人，樂隊，交換年帖及拜祖宗等事無不俱備，新娘也用紅巾掩面，由一老婦負之出，惟無紅轎，以馬代步，新娘騎在馬背上，復做漢俗故放聲哀泣，却不見一滴淚珠，其矯揉造作之醜態，堪使人噴飯。記者觀後頗有感觸：一種文化價值高低，是不能用文明和野蠻來做

估計的標準的，有許多野蠻民族中的風俗習慣，其合理和優美，遠非所謂文明人所以企及，黎漢兩族婚禮的比較，便是一個好例。因此，所以一個民族要接受別個民族的文化，或者好意的想去圖化別個落後的種族，而於選擇之間，是不可不審慎留意的。

晚上新郎請記者飲喜酒，盛情難却，然又不能沒有禮物，乃臨時買對聯一副及鞭炮十盒送去，聯語是自選的，文曰：「民族平等，漢黎合一」；「婚姻自由，夫婦成雙」。飲酒時，沒有唱歌，一切均依漢俗，平淡無味，而新娘類類片面的捧茶捧檳榔敬客，尤使人感到不快。記者坐了一會兒便辭退了。

四月八日（星期四）

早上何君打電話來，促余即出陵水，此事頗費躊躇。

早餐後，梅君和鬧離婚案的男主角來邀出遊，隨之去途經一小山時，山中有女人聲音傳出，他們即打開喉嚨，唱歌表示傾慕，惟對方久久不應，他們却仍盡量的唱，待山中的真面目露出來時，原來是離婚案的女主角，真是

「空狹」，大大掃興。

下午附近某村有人家治葬事，特去觀察。死屍用草蓆包裹，陳屋中已三日，天熱屍液蒸發，臭氣難聞。將埋葬時，天忽落大雨，未克詳觀，深引為憾。梅君則為余補述甚詳，但耳聞究不如目見也。

工人阿興從紅兄村回來，說女郎們紛紛向他查問記者何以多日未來？並囑他轉知記者今晚來相會，彼女也夠多情了。

四月九日（星期五）

工人阿興上午為余述許多關於黎人生活的情形，說到他們受漢人商業和高利貸雙層榨取下的慘狀，誰也不會不惻然於懷的。

下午隨莫警長出去打獵，空費幾小時工夫，一無所得。

四月十日（星期六）

上午逛進杜村，有三位女郎爭教余唱歌，余取筆速錄，共得十餘首，其中以男女戀歌佔大部分，歸來時，復向一黎婦購買織布機一副，桶一件，下午到慈道村，和村人不覺談了兩個鐘頭。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和縣府同人到王勳家裏去玩，承他招待午餐，直弄下午四時始返保停。臨行，他還贈記者一副「娘母」用的舊頸圈，是一件頂寶貴難得的民俗品。據保停市民說，「娘母」欲得一副像這樣的新銀頸圈，要用母牛一隻才換得到。但記者檢驗結果，全部都是錫造的，並非銀質，黎人平時受漢商的欺騙，於此可見一斑了。

四月十二日（星期一）

到善道村觀吳團董家蓋房子，黎人在工作上最盛行互助制的，他們叫做「幫伴」。今天參加工作的，總共不下六七十人，蓋房子的材料（如竹和茅草）及器具（如刀斧）之類，都是各人自備帶來，主人另外自己補充一點就可以，而且人多手多，分工合作，多半天工夫便把一間房子蓋好，真是神速。主人則殺豬牛備酒飯來款待，各得其所。

縣政府轉來一個電報，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廳長林汝珩拍來的，大意說，他奉經委會命來瓊考察，現有事情請即出萬寧南橋熱帶農場相會云云。記者初尚猶豫未決，

後又接何君由陵水打來電話，催速出來，於是出陵水之心乃決。縣府楊助理等知記者將行，咸來勸留多住幾天，厚誼隆情，深可感激。

夜間，有黎人送黃麩肉來縣府，承縣長邀記者往同食，其味甚美。深夜莫祕書，楊助理，莫技士等復來談，良久始散，他們以記者離別在即，咸有依依不捨之意。

四月十三日（星期二）

昨晚託縣府李傳達代雇幾位挑夫，決定今天動程出陵水。早上六時便起床，收拾行李，準備動身，可是等了好久却不見挑夫回來，走問李傳達，原來楊助理等欲泥余行，暗中對他說余已改變行期，故他使把雇挑夫的事作罷。這一來，真把記者難透了。然一切既準備妥當，仍然決定要走。最後還是在重價徵求之下，來了三位漢人，始得成行。八時半起行，出東關，沿着陵保公路（從陵水至保停的公路，長約九十里，路甚相備，尙未通車）走，頗平坦易行。愈走愈遠，保停的影子也漸漸在後面消逝了。記者居保停日久，此間風土習慣，已漸稔熟，而人情溫厚（無論黎漢），尤給予以一種深刻不可磨滅的印象，余此去後會

無期，不免多少留戀。十時許至石塘站，亦一黎漢交貨墟市，僅有街道一條，兩旁排着茅屋約三十間。聽說當廢歷六、七、八、九幾個月中，雨多水漲，落船可從陵水直達

這裏，現則天旱潮落，只可駛到開口，從石塘站到開口還有六七里路。至開口登船，把挑夫遣回，只留工人阿興隨送。十一時許船啟行，河中多石灘，水流湍急，船夫煞費工夫。河面不時有一二本排向下流浮泛，河邊則黎村歷歷可數。船向前進，高山大嶺漸向後退，面前漸露出一片平原，漢黎兩境地勢的差異，顯然可見。愈是下流的黎村，附近的山愈少，田愈多，他們生活浸染漢化的濃厚，從外表也可看得出來。下午七時船抵那仰村河面，已入陵水縣境，同時這也便是漢黎的交界地，上一村還是黎村。這裏離陵水不過十里左右，預計八時可抵岸。却不料船底忽然破漏，塞制無效，水碎碎浸入，船夫急駛進岸邊，大家忙把一切東西搬運登岸，船也漸向下沉，私幸發覺尚早，否則縱不為波臣台去，也將不免變成一隻落湯鷄了。這時天

昏地暗，四望無人，匆匆弄好飯來吃後，大家商議結果，由船夫留岸邊看守行李，記者同其他二位乘客則入村中人家投宿，村人慇懃招待。

四月十四日（星期三）

晨六時起身，雇人夫三名為挑行李，取陸路行，七時許抵陵水，宿於舊黎區教育會。入黎境數月，一旦到繁華市廛，真有隔世之感。何君因久候未見余出來，已於今晨六時赴南橋，未遇悵悵！旋打電話到南橋農場詢林秘書行蹤，回語是已在來陵水途中。晚上七時，林秘書來晤，匆匆談數語，他又原車返南橋，約明天在南橋再見。

王昭夷君也應林秘書之召，出來陵水，同宿一處，夜間和他談開發黎境問題，他所陳述的計劃甚偉大，惟未知事實上能做得否？

作者附記：考察日記至此已告一段落，記者以後繼赴崖縣黎境考察，惟時日無多，走馬看花，未關重要，茲從略。

馬邊河之行（續）

愚民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七起盪洗，收拾行裝，稍用點心，而後慢步緩行，以霧過大，不能辨咫尺，恐疾行離隊，伍住地過遠，致發生意外，經三十里始到落河壩，茅屋數間，皆爲小飯館，饑不擇食，自亦可以飽腹，隔河對岸卽爲蕨溪場，該地素有匪患，而今匪風仍熾，劫掠之事，時有所聞。沿河西上，岸壩遍種甘蔗，糖房亦復不少，正植熬糖時期，農民男婦均忙於砍蔗，穿過蔗林途中，男女嬉笑嘈囂之聲，隨時觸耳，經二十里到乾柏樹，適值場期，貨湧人滿，街爲之塞，剛乘滑桿過街時，卽有異服青年數人追看，知爲部隊中人，悄然而去，自度着軍服，或者可以保險，稍茶片刻，跟續步行，場尾有鍋廠二家，規模頗宏，再沿河行二十里至泥溪，街市頗長，約有半里許，鄉面亦寬，聞產米、糖、木柴、杠炭頗夥，觀其街房建築之整密，蔬菜菓實之繁多，似爲富麗之區，因午於此，既醉且飽，再沿河而上，復經二十里至月波，所謂金粟鎮者，仍爲宜賓所屬，聞宜賓縣境東西達二三百里之廣，再沿河而行

，距場五里許地渡河，經過六七里遙之大河壩，壩岸靜山，夜間亦時有搶劫，天將黃昏，祇好一鼓作氣，冒險疾馳，過壩轉灣，卽可遙見北岸之麻柳場，心始稍安，聞今日爲建板場集期，許多販猪小商亦剛歸來，據云趕建板場須有壯丁保衛，始可通行，而南岸人民多被匪患不能安居，縣長品長之未能盡職，實無可諱焉。夜下榻於老棧房之利賓鴻，聞爲某周校長所經營者，此場頗大，以灣河亦熱鬧。

二十六日星期二昨夜大雨，七時起稍用點心，獨茶于館，以途程已近，早飯後九時始動身，沿途幾屬蔗田，土壤肥沃，蔗亦壯大，二十里至么姑沱，未過市中，繞道續行，一幅河壩，倚山帶水，堪稱膏腴，農家連綿，糖房間之一見卽知爲富庶之區，一時到河口，渡船中遇有似煙匪之流者，察其言語卽戒備之，河口位於馬邊河與岷江之三角洲上，有矮小茅店數十間，有鹽務稅警隊住此，距清水溪壩爲城各均二十里，曾有馬路可通，稍事休息卽沿馬路前行

，途中遇一土人同行，詢以此間田產價格，據云抗戰後地價高漲，河壩沙土每萬窩煙地約值六七百元，左岸山地稻田，每百元祇能購租一石零，且談且步，日暖如春，幾至汗流，所種中多種甘蔗菜子，兩岸多有竹筒車轉動，灌溉水灌田，是以全無乾旱之虞，每年可告豐收，即成都平原之膏腴地區，亦不過如此，三時到清溪鎮，係位於馬邊河右岸之一大鎮市，握着雷馬屏峨及馬邊河之要口，是以往來商人，上下貨物，多屬集於此，街房整齊，馬路寬闊，邊僻城市恐多有不及之者，馬路通達城河口，各均二十里，暫下榻於大同墾植公司之清溪支店，主任係余君族弟，招待極為客氣，而主炊爨者又係公司職員眷屬，個人甚感不安，據聞有時貨物上下，無人提駁，公司職員，即束裝自動，而薪水不到十元一月，祇能維持生活，可見大同同人之苦幹精神，以其職員中多屬川中各部隊退伍軍人，曾受相當訓練者，大同之創始，初由余君邀集親友數人，僅以二千元之資金租賃地土，種植桐樹，經營鹽錫煙酒商業，繼而開設碗廠，鑿植峯溪，開採張溝張岩炭礦，挖掘火谷鐵砂，適為抗戰時期所急需者，其事業之前途，蒸蒸日上，而投資者日形踴躍，僅二年間，蔚成現在之基礎，其人學關係，辦法之新穎徹底，誠有莫大之助焉，前部中老同事鄭參謀，於此突見，相互驚訝，悉其由省來此不久，新近覺悟而改道於此方商者，傍晚同看此間唯一娛樂場之飛舞團，門票僅售一角，而擁擠異常，場中不設座位，觀客各自攜凳，胸中有武術魔術新劇，間有可觀者，該團維持已有二三月之久，足證富麗之區，人民生活之優裕也。

二十七日星期三起整備，同茶談於市坊，因認識本地羅張二君經營煤鐵業者，據云馬邊河煤產豐富，似無限量，鐵產似較貧弱，薛營長邀早餐於其家，菜蔬精美豐富，而有家常食味，薛君現營紙廠兼辦炭礦，紙產品質俱佳，炭質亦頗不劣，九時訪李競存先生，李為舊軍人，曾任某司令職者，現與人經營鼎豐和煤鐵事業，軀幹偉大，精神奕奕，聞有夫人三，子女十二，年雖七十餘而猶五十許人也。據云黃丹慶距河四里處，曾營煤礦一所，以水停工，現為國營區內，煤質極佳，產量亦豐，如請求經濟部發還原有產權，大有可為，十一訪本地胡紹清隊長，以赴嘉不

遇，胡君曾任川軍范部團長及稅務隊長等職，爲人俠義，廣交遊，往來馬邊河者多趨訪之一時。應李鏡存先生寓於鼎豐和號，有薛營長陳團長，陳君曾任郭池棟部團長，現來此間任成都商業銀行涪溪辦事處主任者。

二十八日星期四起寫渝家函報平安，十時偕鄭營長周股長散步，便看佃房建築，雖屬舊式而地址寬闊，高大整齊，實爲富庶區域之表證，十二與本地羅錦章先生唐老師茶談，謂涪溪附近地價原甚便宜，因本地寧芷村處長（劉××部）提價買進三百餘担租之田產，所以地價高漲許多，現在此間上等田產，每百元祇能買租一石，中等者一石二三，下等者一石四五，午後三時半偕周股長部鄭營長過涪溪南岸約八里許地點看羅谷，途過馬路，開經通屏山之木川者，途程約九十里，路基亦尙未完成，於××軍駐時防禦所建築，至今當然無人過問矣，所經道旁有田產一份，年租二十石，價值要二千以上，而泥質屬中等，搭山亦不多，可見地價之確實暴漲，所看現置倉中之谷，係屬中等，叫價每石二十元以上，實際行市距場近者每石要十八九元，較遠者只十六七元，近年來因鴉片價高利厚，農民貪圖一

時之利，不免有捨食糧而種煙谷糧大減，所以馬邊河之食糧牲畜，近年缺乏，價格特昂，反多從外面輸入以資補救。邊地之生產交通，如此情形，邊地之政治教育，即可想而知矣，一般人民無教育向上之心理，因爲受過小學教育，有相當資產者，即可在社會上講袍哥，在政治上任公事，便可魚肉鄉民，橫行一方，一般人民無政治澄清之心理，如果吏治澄清，政上軌道，反減少個人意外之收入，上下利用，相習成風，所以邊事日非，邊民日困，於此其望省府當局，遴選清廉幹練之人才，以嚴厲明快之手段，剷除一切政治惡習，轉換人民心理，指導其正當生產和向上教育，至於治安之維持，交通之整理，自不待言者，緩步自南岸返，已傍晚矣，同茶於館，聊解熱渴，夜同公司職員看飛舞團，空中武藝頗爲驚奇，新劇亦緊張傳神，旅途中得此消遣，亦云幸也。

二十九日星期五九時借涪溪煤業公會主任李芳遠君散步，李爲犍城人營炭礦業者，一礦與前二十四軍曾任營長之莊植輝合辦，一係單獨自營者，據云日僅共產煤數噸，產量雖豐，似危於資本不能大量出產，而燃料管理處之貨

款，又經以現貨抵押，甚感不便，黃丹張岩張溝等地小廠大都困了資本，無法增產，多有停閉之勢，是以廠商對於燃料管理處之辦法，反多不願者，關於增加煤產，對各地小廠應否挾掖獎助，實屬根本問題，而方法尤其次焉者，例如清溪羅某曾謂上壩河南岸有一炭礦，已推進十餘丈，炭層約四十公分，日可產炭十餘噸，現因困於資本，已行停閉，若有人願投資二千元，以一千元作廠本，一千元造船運炭，即可經營圓滑自如，午間余君盛看招待，同席有吳壁光石俊卿二君，吳爲屏山利店人，於本地植有桐數萬株，梣子數千株，現已有相當收穫，石爲隴人，于榮丁經營鹽，鍋業，在該地附近分植桐十餘萬株，今年已收桐實三十餘石，桐林下種芋片，今年已收二十餘石，據云桐實每石約可售百元，芋片每石約可售六十元，外植有蓖麻若干，今年亦收數石，桐實播種，約在雨水節前後，即立春後至清明節之間，均可行之，桐種爲適應氣候地理環境計，仍以四川油桐爲宜，油桐有千年桐，三年桐，七八桐之別，

其中以千年桐爲壽最長而實多，選種仍以鹽水選種法爲最簡單，地土仍以適當高度之陽山爲宜，堯土宜播實，熟土宜植苗，均要加以堆肥或枯肥，方能蓬勃成長，芋片於七八月間收穫時將鮮芋切成數片，必須帶皮，種植於略帶傾斜之土坡，稍施灰肥，每年略爲除草加糞，第三年秋收穫時，即實大如盤，謂有重至十斤者，將鮮芋切成薄片曬乾，或烘烤後，即可成莊出售，蓖麻播種在二三月間，宜於斜坡肥沃而向陽之地土，每家均可利用宅地附近空土種植，意大利種有十年以上之壽命，據友人白某謂種植第三年上，每株可收穫三升，現值抗戰時期，滑油輸入不易，全行用作製造滑油，所以價格高昂，每舊石售至百四五十元，據吳石二君云，榮丁利店方面，種包谷地每千元可買十五石租，種稻地每千元可買三四十石，買谷租多搭山地，以植桐林，中邊種芋片，以租谷養林，以佃戶看林，最爲妙計，清溪附近地價太貴，不宜植林夜無事約偕友同看武備團演劇，籍慰旅中寂寥。（待續）

詩

送春詞

劉琬女士

子規昨夜啼山麓，喚回斷夢驚春速。朝來擬寫送春詞，百疊迴腸思起伏。憶昔金陵城，香車寶馬羅衣輕。金樽徹夜吟風月，萬戶千門歌太平。去年春別蜀江曲，依稀水似秦淮綠。可憐野哭幾千家，處處哀鴻訴荼毒。今年避地來穹壤，竊比高賢棲草莽。山中無曆不知年，春去春來空俯仰。恨不化身作陽春，甘露和風生指掌。王瓜欲出螻蟪鳴，支頤坐看西山爽。

前題

于昕

暮春三月卉木萎，千山萬山鷓鴣啼。繁華散盡香塵歇，花事闌珊蝶意迷。山村十日九風雨，斷送春光在何處。揮毫欲寫餞春圖，煙樹參差黯南浦。記得東君駐芳躅，萬物昭蘇資化育。錦繡繡襟裏山川好，景無邊看不足。轉瞬青春將欲行，鶯飛草長不勝情。驪歌載道催征急，愁絕陽關煞尾聲。也知無計留春住，一語囑春春莫誤。明歲江南掃戰雲，遲我相逢桃葉渡。流連風物共傾心，五湖水調歌清音。斗酒雙柑橫短艇，年年湖上醉花陰。

前題

悟初

送春

為逐繁華誤盡人，黃梁誰識夢非真。每看墮絮飄茵日，怕作客山客水無情思。春去春來亦偶然，何日方軍齊奏凱。武湖閑遊採蓮船。

初夏書懷

哲之

雨過芳林百卉香，碧荷新漲滿池塘。韶光冉冉催春去，風日遲遲覺長青。草蛙聲喧鼓吹，白衣雲影慨滄桑。何時痛飲黃龍酒，只待西風掃戰場。

前題

黃民介

初夏草木茂，策杖趁朝陽。驅車小行役，一路多高岡。閒或經平野，麥秧接青黃。展望意殊適，如鳥任飛翔。迴旋老鷹岩，四顧何茫茫。象山縮足底，松篁鬱蒼蒼。蒼蒼出入山洞中，路曲如轉腸。行行到渝都，訪友卸行裝。聯翩晤知好，殷勤羅酒漿。莊莊諸可雜，出歡笑良遯。常百物固騰貴，民風尚決決。并談天下事，意態終堅強。連日興未盡，迴車返山鄉。村村堆菽麥，農胞快豐穰。靜息事追憶，一一未能忘。窗外南風發，意得神洋洋。

前題

齡希

滿目煙雲撥不開，羽書傳遞破餘哀。王師近下襄樊郡，鄉思頻穿灤灤堆。啼鶯春魂鵲惜別，夢尋舊雨燕歸來。清和到眼心情好，豆坼秧田見化裁。

乘民生公司輪船

清潔舒適迅速安全

總公司 陝西街 電話 四五九〇

分公司 上海漢口宜昌 萬縣敘府瀘縣 電報掛號均 〇六七四

價目表

全年定	半年定	零售	訂購辦法
十二	六	一	冊數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角	價目
二角二分	六分	一分	國內郵費
一元二角	六角	一角	香港澳門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二角	國外郵費

邊事研究

第十一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南京邊事研究月刊移渝出版處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八號

發行者 南京邊事研究月刊移渝出版處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八號

印刷者 重慶市沙坪壩印刷合作社

重慶沙坪壩工合路

總經理 全日出版版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重慶商業場西二街十五號

四川省銀行

「號六六九〇」為均處行分總 號掛報電

目要業營

旨宗業營

保 管 信 託	貼 現 押 款	匯 兌 押 匯	存 款 放 款	扶 助 農 村 復	調 濟 全 川 金 融	促 成 生 產 建 設	發 展 社 會 經 濟
------------------	------------------	------------------	------------------	-----------------------	----------------------------	----------------------------	----------------------------

總行 重慶 接聖街 分行 成都 內江 萬縣

處事辦

江 北 縣	鄰 水 縣	彭 山 縣	彭 縣	長 壽 縣	德 陽 縣	中 江 縣	鄧 都 縣	大 竹 縣	洪 雅 縣	江 安 縣	廣 安 縣	太 安 縣	廣 元 縣	宜 賓 縣	綿 陽 縣	香 港
★	★	★	★	★	★	★	★	★	★	★	★	★	★	★	★	★
新 都 縣	蒲 江 縣	彭 縣	資 陽 縣	銅 梁 縣	渠 縣	西 陽 縣	仁 壽 縣	什 邛 縣	榮 昌 縣	新 津 縣	眉 山 縣	隆 昌 縣	雲 陽 縣	瀘 縣	遂 寧 縣	雅 安 縣
★	★	★	★	★	★	★	★	★	★	★	★	★	★	★	★	★
江 津 縣	宜 賓 縣	安 縣	大 邑 縣	榮 縣	綿 竹 縣	廣 漢 縣	崇 慶 縣	梁 川 縣	永 川 縣	南 川 縣	峨 嵋 縣	西 充 縣	石 橋 縣	富 順 縣	涪 陵 縣	巴 中 縣
★	★	★	★	★	★	★	★	★	★	★	★	★	★	★	★	★
江 津	秀 山	大 足	武 勝	威 遠	犍 為	崇 慶	開 縣	梁 川	永 川	南 川	峨 嵋	西 充	石 橋	富 順	涪 陵	巴 中
★	★	★	★	★	★	★	★	★	★	★	★	★	★	★	★	★
江 津	秀 山	大 足	武 勝	威 遠	犍 為	崇 慶	開 縣	梁 川	永 川	南 川	峨 嵋	西 充	石 橋	富 順	涪 陵	巴 中